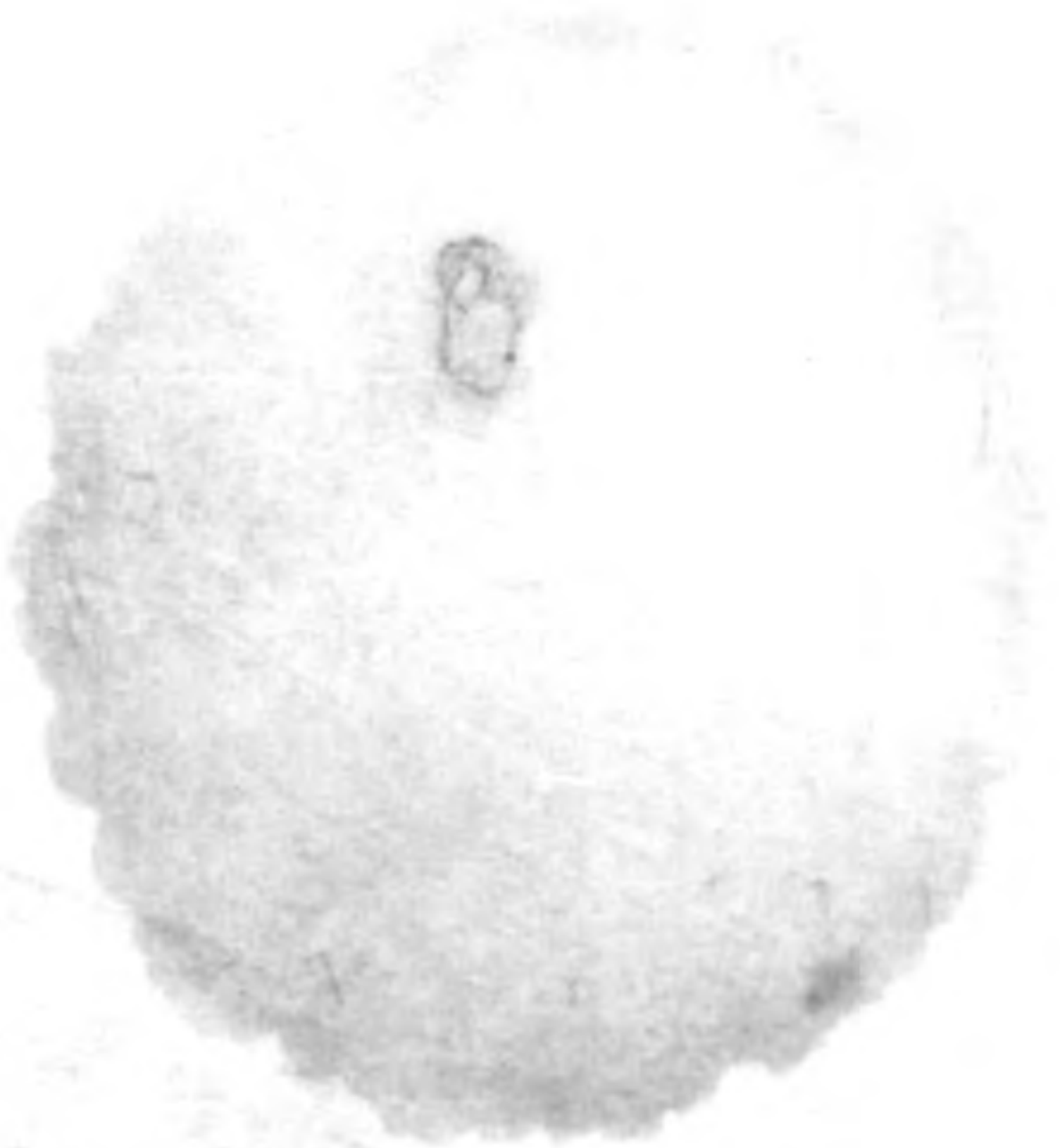


書



新安文獻志卷一

辭命

長安縣志
卷之四
諸君志

趙保忠

趙保忠

趙保忠

趙保忠

李繼捧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城仍賜姓名

張家學

王者推車轂以命將推赤心以待人儻臣節之有虧於國法而何道前
定難節度使李繼捧家于邊徼世嗣弓裘頃者自構闕墻始末宿衛朕
含容待遇恩禮有加大旆雙旌屢委十連之任解衣推食亟承三接之
恩既換高牙俾還舊地兼佩相印仍齒宗盟賜予殊常寵榮備極而小
人革命狼子野心潛結手足之親自為唇齒之援離城郭而野處協比
校童誘戎虜而內侵撓敗王略此而或恕孰不可容載念累世之勲特
免三章之議曲貸異門之戮俾參環衛之班尚預列侯無忘省過屈茲
典憲深用愧懷可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於京城中仍舊賜
姓名趙保忠

討蜀賊李順諭兩川招安使手詔

張家學

朕以兇民嘯聚蜀郡驚騷俾聊舉於偏師務速令於平盪已聞虎旅將覆梟巢既顯戮於鯨鯢慮俱焚於玉石須令分別用振恩威宜令王繼恩候前軍所到處其賊黨或敢恣兇頑或輒行拒抗即盡行殺戮不得存留其或有先被脅從或自能歸順更不問罪並與安存不惟推好生惡殺之心亦用舉懲惡勸善之典諒爾將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春寒比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真宗即位大赦文

張家學

門下創業垂統于以貽後昆嗣仁承祧于以紹前列為股肱之元首俾億兆之宅心洪惟永圖屬在明辟夫何涼德享是不休先皇帝膺錄上玄受遺太祖臨御逾逾於一紀憂勤遂冠於百王無一日不舉皇綱無一時不親聖事宵衣旰食焦思勞神禹跡混同方致太平之運堯心未倦俄與不世之天大寶以上仙付冲人之神器仰遵顧命下迫推崇

若涉大川罔知涯涘僂負荷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庶政盡有成規謹守奉行不敢失墜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才鰥寡孤獨之民悉令安泰動植有生之類異獲昭蘇庶幾延祖宗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更賴中外百執左右蓋臣各罄乃誠輔茲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蜀賊王均赦兩川德音

洪比部

門下朕君臨萬寓德覆兆民執大象以御時應上玄而為理何嘗不慈恕在念旰食為心思保大和用敷至化昨者王均苞藏逆態孤負國恩嘯聚危城驚騷遠土逮乎撲滅尋至梟懸言念烝黎驟罹困弊既洽和平之運宜推曠蕩之恩應川峽兩路諸州軍監縣限德音到日昧爽以前除十惡故殺劫殺謀殺並為已殺人者及官典犯枉法贓不赦外其餘罪無重輕並與釋放於戲國家垂化務洽隆平王者推恩必從廣大經脅從者並令寬釋在縲繫者咸議哀矜或固護城池或捍禦祿孽或

不徇兇黨或顯立功勞各許加恩仍令申奏更有蠲放未保舒蘇庶臻
亭育之心用合皇王之道惟彼士庶體朕意焉

親征契丹回鑾曲赦河北德音

洪比部

門下朕紹寶圖之重荷宗社之靈不顯視朝佳勞思理寰海庶臻於寧
晏生靈未保於乂安思禁暴以戢兇豈佳兵而尚武蠢茲戎虜忽萌不
逞之心寇我邊陲輒有無名之舉軍旅雖懷於勇銳將臣有誤於倚毗
致其邊朔之徒深入封圻之內憑陵縣邑殺掠居民朕受命昊穹常思
於亭育爲人父母尤切於痛傷所以躬御戎衣巡幸河朔選求群帥分
命六師方麾貔虎之威大破犬羊之衆邊鄙已觀於清肅生民倍念於
傷殘宜疏曠蕩之恩式布哀矜之念可自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已前
應河北州軍并淄濟州諸色罪人罪無輕重竝從釋放於戲布德施惠
式敷從欲之仁含垢匿瑕庸格止戈之武布告朔部咸體至懷

削奪趙元昊官爵并除屬籍詔

聶內翰

昔苗民弗懷首惟虞竄郵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
殘者罔限於夷服炳焉通議時或敢踰趙元昊戎漠餘妖邊關小種性
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即世西夏
控哀朝廷錄方寸之忠憫稱嗣之禮按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王寵
示同姓金紫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貿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
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効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乃背
惠反常毀忠蔑孝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能旅拒秋螳之轍
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虧臣節合舉明刑朕深憐
舊勳特加涵覆橫過群議密賜手書貸其辭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
送來介俾還穹居無遷善之革音益恃遠而迷復至敢駭率醜隸攘竊
塞民騰布文符誘誑區寇而廷臣列奏邊吏抗辭願舉偏軍往平狡穴
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庭之辜朕每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况元昊脅
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鋌竝進則玉石奚分且俾

列於購科止用取於魁惡其元昊在身官爵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其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寇遂成誑誤儻能結黨歸義執賊効功必當昭洗前汚申明厚賞國有信誓言煥丹青應賞募科格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

館閣校勘歐陽脩轉太子中允制

聶內翰

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竝進以光我太平之業恩亦厚矣尔往參典校屬以事謹會從薦引復叙官榮方思技拭而用寧限陞遷之次宮坊美秩冊府清塗嘉乃雋才尚勗來譽許諧脩坐范仲淹黨請官詔還故制誥有事謹叙復之詔

求賢詔

呂密學

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虚心納用皦然弗疑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不知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賴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實于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論薦

禁獻羨餘詔

呂密學

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剥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殿中丞致仕同詳議大樂胡瑗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制

呂密學

勅太學者教化之原俾天下之士首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朝廷謹薦舉之令以為成均博士非儒賢極選未始輕授汝瑗行為物矩經為人師以處士拜官不屑從政與宅在里無忘講學向被詔議樂賁然來思辨論精深明士蘊考正述作顧已多効今上庠虛席司成表才宜還服於右事俾改丞於膳府訓明胄齒恢演化風時乃休德可授前件

平廣賊懷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呂密學

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不循燕翼之謨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其此為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最爾校兇尋抵擒殄

然念江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基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于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瞻瞻采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可曲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於戲寇盜猖狂既仗剪平之畫生靈瘳弊必資生養之方咨尔庶官體予深意

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愿改封衍聖公制

呂密學

勅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褒成君以奉廟祀至平帝時改封褒成侯始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又追謚孔子文宣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載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

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

元祐太后告天下手書

汪龍溪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譽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豈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戾臻小悞同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練靖守歸中

興以來詞臣冠冕其四六實典雅溫厚此篇先武重耳一獻大贈多人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汪龍溪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又矣今乃得之以爾曹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陳定宇此篇詞亦極切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汪龍溪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其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

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貴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宥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汪龍溪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具官其蒙國厚恩為時顯宦方氛復結蕭牆之內至腥羶謀閭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奉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哀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汪龍溪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汗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

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存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資政殿學士劉軫贈特進制

汪龍溪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平所處嗟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其夫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林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節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度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汪龍溪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

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唯類屬乎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潸然而出涕茲附筆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故將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汪龍溪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龍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弃瑕而青老成之效具官某直資沉執事上朴忠昨緣外海之侵嘗昇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慕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盼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採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楊時授工部侍郎制

汪龍溪

朕不堪多難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廢以秩具官其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閑無以寬耆叟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故端明殿學士蘇軾孫符改宣教郎制

汪龍溪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制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

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汪龍溪

門下提縱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情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勳於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亡以匪躬每見多亡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克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袂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及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并腴於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勳於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擗前休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龍溪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當以至誠朕自續不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者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即與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重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捐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浸殆將無愛於髮膚狀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難於上聞王威非恃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通遐銜無告之寃已勅輔臣相

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眾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狂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眾亟攘外侮協濟中興綱書觀曰建炎紹興間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諸公多出公手開示赤心明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以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得體不但言也

戒百官勤脩職事詔

程北山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干城衛上之心在職者皆有首公徇國砥節勵行之操故下焉如手足之衛頭自上焉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虞何修而可以臻此歟朕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貪婪之虜憑陵之勢未已

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祖宗之謨烈遠懷二聖之北狩中夜待
旦如臨深淵眇然深思未知攸濟夫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固朕之志也
然明將勵翼作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帥士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汚
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絲之節收恩媚
俗者莫肯去敝伺時奪使者常懷利心以長慮為私憂以媮惰為得計
有一于此朕何賴焉兵不興將二百載四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
而享安榮者固我家之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其可食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
勤無忽則亦有無窮之聞可不欽哉石林葉氏曰余自翰苑罷領宮祠
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
者即為移書當路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兄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自
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
天子掌制命文章禮一特為

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張浚弟迪功郎浚改官制

程北山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略勤勞王家經營三川以至關輔朕甚賴
之以爾同產之親又從幕府請以故賞勉爾京僚朕方思勸宣力之臣
成乃弟之美豈有愛於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

楊庚特贈徽猷閣待制制

程北山

勅鈞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斷喪忠良以騁志于
天下九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之士傳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
肅傷患有憂恤而况殘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寃之者乎具官某才
業之美奮早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論具宜遭罹惟以來
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惟渥恩以慰沉抑

同知樞密院事宣直柔加封祖父母制

程北山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國公諡文忠弼追
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熈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亮忠嘉功昭于四輔是為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之成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其官某賢業經世王功在民閉邪青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佐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塗炭之極益見著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不爽舉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國封且仍公位亦何加於舊物姑申命於恩綸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曆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雋德遠業克相睿明樂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配人傑福善之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某氏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之中有叙有愛魚軒翟茀命服替書居而有之以至偕老朕宗祀上帝敷澤綿區恩數首行於四隣寵綬上及於三世無以加厚易封大邦匪唯告第之增華抑俾有家之知勸

故相李綱除觀文殿大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制

程北山

勅朕睠彼荆湘之上流旁連交廣之五管震擾未靖輯綏是圖必得重臣用康遠浴具官某器質英邁猷敏明忠誠足動衆心剛果足以任大事向繇人望首置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音電謀帥莫居卻毅之先周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徃布恩言躋秘殿之華式為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際國步之方艱庶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專美惟予舊弼無待費辭

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制

程北山

勅聖人之言譬水火之為用前史之載實龜鑑之具存朕思廣聰明旁資講讀庶兼取於直諫抑有助於艱難以爾某官黃叔敖儒雅飭躬溫良成性以爾某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

華之業蓋無事立句誦說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誦之益其
敷爾旨以沃朕心

龍圖閣待制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加徽猷閣直學士進官二等

程北山

勅自奚虜大入暴師中原六年于茲矣而戡定之功未之獲也其有分
綏御之權制閫外之事而能所歷有紀威聲隱然至於夷險不回績効
尤著則陟明之典其可後乎具官某忠盡出於天姿才猷見於累試蚤
被器使投刃之下無全牛比屬時危疾風而後知勁草爰更師路屢奏
膚公載撫興元有嘉豫備樞臣來諗功狀卓然豈唯寬朕北顧之憂抑
以張吾犄角之勢延閣之邃學士之班是為清華以旌功伐仍進官之
二等亦示勸於一時益懋乃庸以稱休寵

起復明州觀察使吳玠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制

程北山

勅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閫外之
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而可以親喪發軔具官某比以功
伐寢階顯榮却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遁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極賞既行
遽深風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忘於易將而軍制容於奪情其
安厥常毋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其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
其懋哉

辭命

紹興十年九月明堂赦文

程章靖公

甲集

門下朕嗣承大統躬履多虞屬炎正之中微致綿區之傲據惟二帝出
 狩不敢忘者親愛之恩而一紀拏兵尤可痛者生靈之命邦之不靖罪
 實在予每念累朝之至仁兼愛兩國之赤子冀休兵革各保封疆徒以
 安天下為心豈在修匹夫之怨至於遣使致幣屈已講和然朕誠不足
 以孚彊敵而俾革心德不足以保遺民而俾安宅靡成言之固守復始
 亂以侵陵是使南北之民永無休息之日咎繇非薄疚切盡傷幸賴帝
 鑒孔昭大畀豐穰之歲人心共憤咸懷敵愾之忠兵民足食以無虞將
 士叶謀而有濟載念九筵之盛典盍循三歲之彝章合天地以奉圭幣
 之恭侑聖明而登牢醴之薦式崇大報痛致精禋惟上下神祇臨我而
 格思惟祖宗功德在人而未艾兩儀助順儻開偃革之期九廟重休益

壯肯堂之業是用誕敷霽澤溥及多方示李惠於函生庶道迎於和氣
於戲精意以享熙事既成歛福錫民忍向隅之獨泣同仁一視期率土
之舉安尚賴文武一心忠賢同德共戡多難未底不平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郾城勝捷仍

降犒賞詔

程章靖公

勅岳飛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
當茲巨孽抗犬羊竝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
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
摧堅計不反顧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
尔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効功名之志亟聞
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

賜少保樞密副使岳飛乞叙立叅知政事王次翁叙位之下不允

答

程章靖公

勅岳飛得卿奏近蒙恩除樞密副使令叅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
下契勘叅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
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叅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
易愚分可安具悉卿蚤建殊勲顯登亞保雖養西樞之務實聯左棘之
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能遜之風俾尔在
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無嫌胡爲守謙未安厥服勉體瞻意
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轉一官致仕制

程章靖公

昔孔幾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疎廣乞骸道路觀者有賢哉
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固朝廷之美事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
亦士君子之素風也我有着德之臣茲上乞身之請宜頒渙渥以示至

懷具官某行配古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頃以特
招來儀邇列露門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館奉祠遽願即於閒燕閱時
甫邁抗章復來乃備瀝於懇誠祈悉還於官政雖嘉尔志良弗予衷其
仍次對之班往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介壽祺

隨州觀察使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封
食實封如故制

汪文定公

門下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禱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
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閑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
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
壹阡貳伯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稟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荐
奏膚公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
損於徇邑勉從絀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
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責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

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茲授今特出於異恩內
以增輦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
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尔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效戎公對駁休
命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解機務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俊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事功廉陸易陵何
以嚴國體謂將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猷閑遠荐更衆職而
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彊考卜既精咨詢咸允乃賞百寮之冠式圖
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爲然而未諒朕
心蓋以旣往爲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勵相
尚念分陰之惜無徒累牘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機政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維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温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懷尚存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為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界外祠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良祐朕准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狀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然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尔文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到三衙軍兵獎諭

詔

汪文定公

勅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閩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取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尔嘉之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汪文定公

勅景夏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資賢弗獲之意蓋古

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卿其欽服
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察郡邑廉吏詔

程莊節公

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美惡風俗美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
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
厚醇一之行上有險詐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戒好貪
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効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
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
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
持祿養高崇飾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
必罰無貸

罷鸞爵詔

程莊節公

朕惟鸞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

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頽入粟賑飢有裕於眾聽取肯補官其餘
一切住罷

立皇姪貴誠為皇子詔

程端明

朕以非涼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
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強為憂查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
子猶朕之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
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程端明曰少
時及文章事讀皇宗遺詔邵州防禦使某沂靖惠王
之及文章事讀皇宗遺詔邵州防禦使某沂靖惠王

理宗即位大赦文

程端明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
宗統系之基祗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懷保
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弊服坐
蓐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

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乂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續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推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救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程端明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卽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程端明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樞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程端明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庶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因固空虛治道所由也朕踐祚以來舉凡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恤人命強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又繫株連遂易疲死其或叨憤自豐庶感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庶幾中典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豈朕為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為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程端明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寔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均為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藉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為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

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遁兀
木於中宵之急援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寔復惟
其張馬步將山侔賊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
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
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殆今以為冤朕獲續不
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
實美鄙茲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豎果
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父司兵饒得非忠義之報足驗
天人之符噫遺廟我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右翰林學士程公玘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定先賜謚忠
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暨對掌綸掖如聆賜謚忠
節躍然喜曰此聖上初政大慶實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
錄黃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
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武畫前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於今制
繼而程公以書來曰其甚願附名矣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其已成
事不得改宣德意而快觀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宣所集外制而表
其所以加厚九京之意報朕
梗槩以為附錄云刊謹識

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如士階之重
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乎不亡矣既列
所以加厚九京之意報朕
梗槩以為附錄云刊謹識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程端明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祿朝
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
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
大原啓鑰抽絨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陰然受道之資
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宣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宜於邪
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程端明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字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
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謚如故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文正制 程文憲公

允文允武遽興殄瘁之嗟懋賞懋官庸舉報崇之典故具官何某家傳忠孝德備柔剛事軍旅而敦詩書生閑閱而習政務踐數臺省憚汲黯之在廷勤勤著宣式樊侯之維翰教興庠序惠洽閭閻論事後成敗國之著龜以身佩安危朝之柱石朕方求助天不憖遺茲用朕以召棠躋于周傳表功錫號節惠易名視台宰之多儀選邦家之八柱昭予異眷慰爾遺忠於戲華屋山丘采思賢於既往丹書帶礪尚濟美於方來爾其顧歆是為不朽歐陽公玄曰公之文以氣為主至於代播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辭令之間

平章政事王桓故祖父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府事善贈銀青榮祿大夫司徒追封真國公諡武靖制 程文憲公

有功當封雖遠必錄無德不報既往可追矧予宣力之臣復有論謀之美宜隆命數以備哀榮具官王某故祖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義

發迹用士致其死力治民得其懽心入真定之兵三百餘人定中山以南四十二郡不殺降以規賞常指已以活人為吏則稱其廉循為將則號為智勇宜子孫之盛大皆德澤之深長是用倣周法以易名表翼方而啟字仍躋崇秩庸示殊恩嗚呼仕至執金吾緬想勳勞之舊名在太史氏榮書邦邑之新英爽如存休命勿替

安南國王遣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陳益稷加金紫光祿大夫制 程文憲公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効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播明綸用孚眾聽具官陳某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恩嗣封於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罰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榮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踐阼亟其來朝是用增新秩以

示恩仍舊封而授職嗚呼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祗若休命求有一心

侍御史趙世延故祖父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按竺爾贈推忠効庸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制

程文憲公

應天順人惟祖宗之仁聖建邦啓土亦將帥之勤勞瞻此盈成申之褒贈具官趙某故祖父某官某才兼文武德備忠良挺不世之姿佐力與之運率師滅夏莫不望風而降假道破金咸謂自天而下以帝王之兵不殺爲本故秦蜀之衆長驅而平遂收百戰之功迥出諸將之右慕興唐之英衛者不難方佐漢之良平謀無遺策九京不作千載如生是用進位台衡表勛柱石冠四字以錫號節二惠而易名榮開白社之封載在丹書之府嗚呼望三千之組練古名將何以加渺百二之山河爾嗣孫其是似尚維英爽歆此寵嘉

命相詔

程文憲公

中書政本也軍國之務大小由之朕自即位以來屬精求治爰立輔以總中書而期年于茲大効未著莫選用之不當歟何萬幾之猶紊而群生之寡遂也今特命中書左丞相某爲右丞相太保某爲左丞相統百官平庶政使者舉行弊者革去一新綜理諸內外合行大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聞奏違越者罪於戲設官分職慎毋紊於條綱持盈守成務先安於黎庶

科舉詔

程文憲公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才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耿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

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平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
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補校較公朝新法公朝新法公朝新法
諭立魯齋書院
程文憲公

勅陝西行省行臺大小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奏御史臺言故中書
左丞許衡首明理學尊為師儒世祖皇帝在潛邸嘗以禮徵至六盤山
提舉陝右學校文風大行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依他郡先賢過化之
地為立書院前怯憐口總管王某獻地宅以成之延請前國子司業某
同主領教生徒乞降旨撥田養士將王某量加旌勸准奏可賜額曰魯
齋書院仰所在官司量撥係官田土入學奉朔望春秋之祀修繕祠宇
廩餼師生務在作養人材講習道義以備擢用從本路正官主領敦勸
行省行臺常加勉勵其王某令有司別加旌表仍禁治過往使臣官員
人等毋得在內停止褻瀆飲宴聚理詞訟造作工役應贖學產業書寫
公事毋得諸人侵擾彼或恃此為過作非寧不知懼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誥

朱風林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勳庸之舊以掌邦治以亮天
功矧朕股肱之資重此鈞衡之任弘揚大誥昭布明廷中書左丞相李
善長柱石良材國家宿望曩於舉義之始即推佐命之誠軍幕奇謀鼓
舞風雲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京師出入戴皇帽誠貫日禮樂
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必經於籌畫意氣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
黎當予親征之秋居中控鎮及予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心其勤
勞如一日清風黃閣能表儀於百僚金鼎調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
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叅之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益恢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朱風林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主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
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李告朝廷誕宣綸綍中書右丞
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
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
無敵援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
鏗鎗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
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
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
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強一統之規登愈
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誥

宋風林

朕開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實資開國之臣古昔盛時事
皆如此英雄奮發本非偶然適當逐鹿之秋乃得如虎之將作朕心膂
爲國爪牙爰建奇大之勳宜考崇加之典任人惟舊與治同新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光於里
中建我義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擐甲揮戈身經百戰之勞勇却
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勝千里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謹嚴
與士卒則同甘苦威名服衆武衆超羣方朕夷夏之經營托爾中外之
翊贊魚得水以相濟雲從龍而上升哉定江西戰必勝而攻必取廓清
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戰於鄱湖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於電掃
馳羽檄以星奔况舊館之輝也旣除而姑蘇之兇窟皆破矢石如雨登
堅城而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
義無忝於曹彬計其勳庸禮當恩錫燹調金鼎保輔青宮位乎中書之
辯章升以上公之兼職於戲若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巨川日月

旂常紀崇勳於光大山河帶疆壘積世於父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朱風林

惟天惟祖宗相佑我國家朕起自田野克成大業肆于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為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習侈靡朕以儉朴為天下先庶幾移風易俗俾守此土蒞此民者明知朕意以爾文忠仁而有勇國之懿親迺者守金華戍嚴陵塞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羣長驅鄰國之境浙江之平與有勞焉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面委之腹心位至辭章權兼將相任亦重矣於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怠爾克正誰敢復頽慎厥身裕厥職予則汝嘉

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誥

朱風林

開國之初必籍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朕股肱司憲臺則可以作朕耳目是用選茲勳德登于要清鄧愈起

身虹邑協力轅門陣法合乎韜鈴射藝精於殼率佐予興運嘉爾策勳由淮泗以從征歷滁和而扈蹕江流飛渡姑孰慰雲霓之思水柵掃平建業恢龍虎之勝駐戎麾於京口開帥閫於桐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懾服撫安歙郡養苗犯順而就擒蹂浙西以固封疆拓鄱陽而資保障頃頒殊渥任至辯章素懷彰善瘴惡之才宜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儲副聯肅朝班於戲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清濁太宗善王珪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朱風林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遠從朕游首陳遠略為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効

太史之事蓋所優為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釐百
工勗者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擇

翰林學士陶安誥

朱風林

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輔之張其紀綱植其儀表
正其號名善其詞令展基圖之大弘功業而昌之以著其彌縫先後之
力焉朕之初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軍門者陶安實於今十有三年
矣宣號令則軍民信提按牘則要領成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服陳列
之詞無愧出納之命惟允雖艱難繁劇不動其心惟尊戴光輔之為
務可不謂一心乎邇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臣重道報功
領茲新命尚論思以紬諸已獻納以成其君章明世教濯色皇猷朕惟
汝嘉式登永譽

新安文獻志卷二

新安文獻志卷三

甲集

奏疏

論宰相樞密不宜禁接賓客疏

謝諫議

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竝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
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
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
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
大臣常須候百執事于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
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
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辨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
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

對客圍棋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諫之言不可聽用取進止宋史傳曰太宗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必所上奏送館

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疏

謝諫議

臣伏觀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謀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于邇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畫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年平元

論伐遼劄子

洪丹陽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點檢牧馬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中孚本月十二日奉御筆以臣議論收復燕雲故疆與諸路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奏聞臣恭依聖訓條具于後一臣前謂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山後州糧糗頗豐編民富庶幾有王帛糧草人民可因獲廣

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餉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我本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知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與甯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具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以竊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典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詩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據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餽粥粗給者必連戚里而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使無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以人情揆之豈肯舍姻婭而就重歛此大姓無歸意也香花樓子之語果足憑乎

一積委不厚兵家所忌臣稽考朔部河東糧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粗給半年如下山前山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知獻謀者以如何策贍其後

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靡潰而欲以無紀律騎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魚萬舉蕩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喪師而貽患於將來也

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賈乏小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虜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陲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之基以宗廟為念福此黔黎萬萬幸甚

臣蒙國厚恩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敢緘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為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

雲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
經營收復庶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
不燭事機愚衷感激義不顧身語言抵忤上瀆天威甘埃斧鑕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政和四年四月日欽進劉公舉曰洪公此

人謂蔡京不議公曰為此謀者國之賊也積大不繫
竟欲公使奉祠去降待制以奪之時政和六年也

乞斬蔡京等六賊疏

江石室

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
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
賞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
等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
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
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重賈又從而結怨于二虜敗祖宗
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靖康元年正月

同

乞復用李綱种師道疏

江石室

臣等竊觀今日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
謂社稷之臣也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
被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
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不去復相邦彥
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
乎聞因金人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有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
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
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

下他奉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闕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諂諂忌嫉無所不至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罷黜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四馬隻輪不反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邦彥等執議割地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及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等之言請借問諸國

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捨之際可不審諸取進止綱東

論及正六事疏

胡三山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棋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執為質虜庭猶摩牙播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而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下踐阼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

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材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靖康元年

乞救中山狀

胡三山

臣伏見陳亨伯蠶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退臣讀之流涕切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人

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邪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尋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解救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

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章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接則非惟失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爲後臣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賡之何患人不爲用但係措置何如耳章伯乞宣撫司兵自深莫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諫者手朕觀實錄惟卿父奏疏甚多殆指此類也

論蔡攸罪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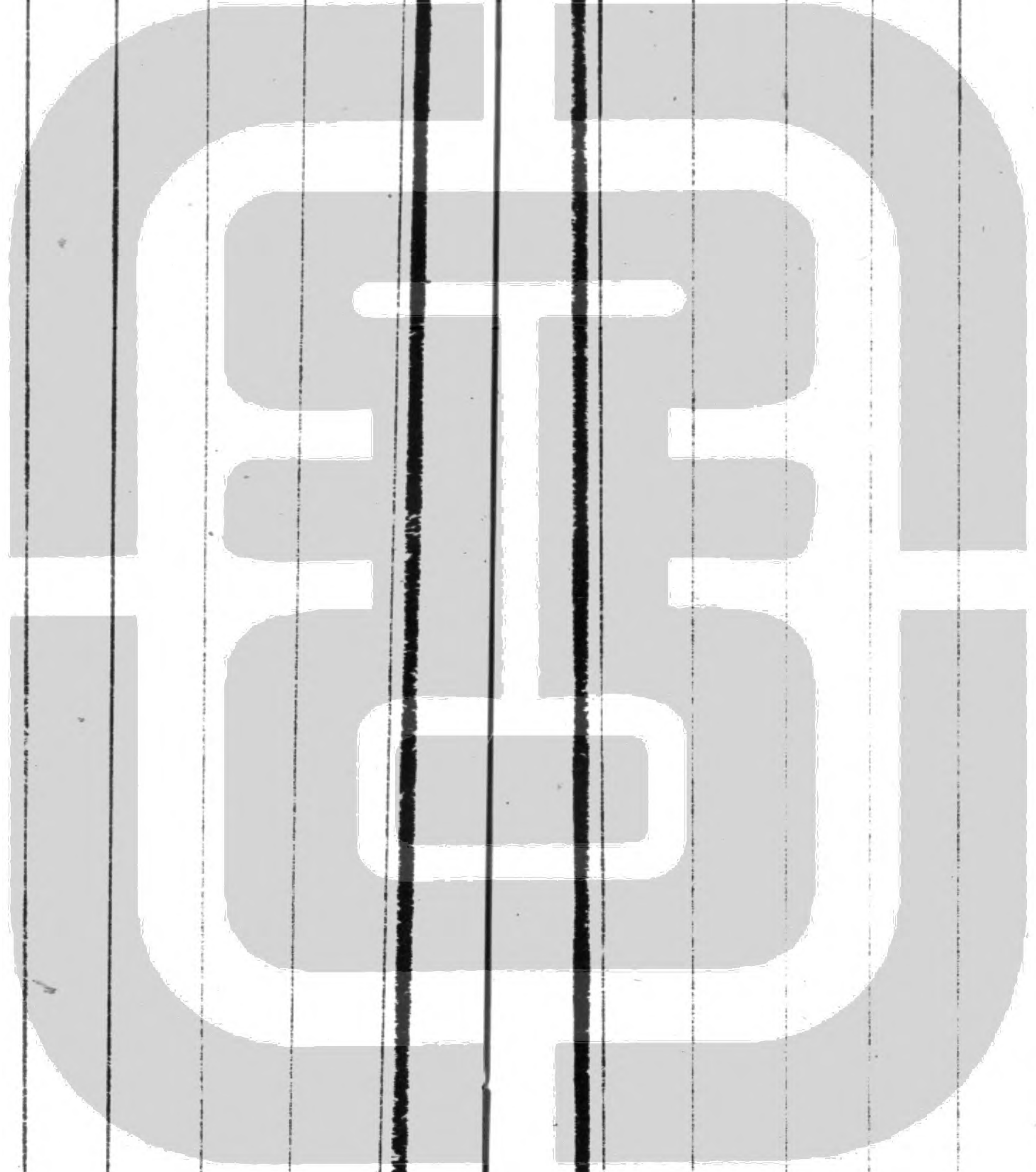
程龍圖

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爲可殺陛下未能明罰飭法遂使公議鬱結至今臣謹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狹媚道以干權操謫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於

海峽

ノ

ノ



海峽

ノ

ノ

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必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
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
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
用股肱今也雍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
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
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雍蔽之患伏望陛下特
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
不唯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
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
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天下幸甚臚陳坑阱以
簡公曰程公議趣請自出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寢博學書
故其文詞深雅粹然自成一家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為
恭而正國體救民瘼諱賢不
自別白是非及覆盡言之

論進奪冒進人不當叙復狀

汪龍溪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臣聞慶
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
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厲精焦勞是
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
莫知德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
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
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賞結權倖則權
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
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譖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
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奉陛下
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簞籍
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

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
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貫將使終身
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
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
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
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
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
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
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
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
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
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

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辭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效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刑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恩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

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狀

汪龍溪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其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
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
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
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
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
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
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
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
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濟養生靈耕桑
萬里視前代之盛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
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
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
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

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
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寇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
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
賢牙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
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
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
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閔矣及今耳
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
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
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
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
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
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實

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
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
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
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合官錢市紙札募書工之
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新安文獻志卷三

金華縣志

高唐

卷之三